我们的六月

朱自清等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民国首版文学经典

我们的六月

朱自清等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六月 / 朱自清等著．—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5
（民国首版文学经典丛书）
ISBN 978-7-5439-6189-0

Ⅰ．① 我… Ⅱ．①朱… Ⅲ．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Ⅳ．①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0316 号

责任编辑：张　树　于玲玲
封面设计：周　婧

我们的六月
朱自清等　著
出版发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20004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875
版　　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39-6189-0
定　　价：50.00 元
http://www.sstlp.com

出版説明

民國時期雖只有短短三十幾年，却在中國歷史上擁有極重要的地位。隨着地理封閉格局的打破，社會制度的轉型，思想束縛的解放，社會的文化和學術也開始了古今中西新舊融合創新的歷史過程，迎來一個百家争勝、异彩紛呈的局面，直接表現便是名家輩出、佳作迭現，且其視野之開闊、學識之淵博、影響之深遠，爲前代所不及，亦爲後人所難達。

有鑒于此，我們從民國時期的經典著作中精選一批，以“民國首版經典叢書”之名將其影印出版。第一輯共收羅了三十四種著作，合三十册，分爲“學術”和“文學”兩部分。其中，“民國首版學術經典”包括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舒新城編《近代中國留學史》、王孝通《中國商業史》、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李長傅《中國殖民史》、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吕思勉《歷史研究法》與《中國文字變遷考》(合一册)、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與劉師培《論文雜記》(合一册)、吕思勉《理學綱要》、吕思勉《白話本國史》、柳亞子等編《蘇曼殊年譜及其他》、顧頡剛編著《妙峰山》等。

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或爲開一代風氣的創新之作，如舒新城的《近代中國留學史》，是近代第一部研究留學問題的專著，奠定了留學史研究的根基，也是研究有關中國留學歷史的必讀書目之一；如吕思勉的《白話本國史》，既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或爲總結先賢、啓發後來的集大成之作，如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這是一部闡述清代學術思潮源頭及其流變的經典著作，也是梁啓超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將清代學術從時代思潮的角度劃分爲四個時期，并對每個時期作了簡要而中肯的評介，精辟分析了各個時期及其代表人物的成就與不足，一經問世即受到讀者歡迎，并成爲一代又一代青年學子的

入門必讀書；再如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從古文的末路、古文學的新變、白話小說的發達及缺點、文學革命這幾個方面再現這五十年的文學，在傳承舊學的同時更開新路，爲文學變革鋪墊、利導。

“民國首版文學經典”則包括黎錦暉編《留歐外史（第一集上編）》、朱湘《石門集》、邱東平《火灾》、王實味《休息》與歐陽山等《給予者》（合一册）、徐志摩《徐志摩選集》、邱東平《第七連》、蕭紅《生死場》、張資平《紅霧》、張資平《飛絮》、陳夢家編《新月詩選》、徐志摩《雲游》與《志摩的詩》（合一册）、弘一大師紀念會編《弘一大師永懷録》、葉靈鳳《紅的天使》、朱自清等《我們的六月》、《魯迅傑作選》、郁達夫《迷羊》、胡適《胡適留學日記》、葉靈鳳《未完的懺悔録》等。

文學爲人民群衆喜聞樂見之事，其影響既遠且廣。叢書中所收，不乏當時的“暢銷書”，如蕭紅的《生死場》，甫一出版便轟動當時文壇；如張資平創作的言情小説《紅霧》、《飛絮》等，一版再版，暢銷多年；同時還有不少品種是現今流傳較少，甚至是建國後第一次影印出版的，如弘一大師紀念會所編《弘一大師永懷録》，該書于大師圓寂一周年時出版，當時僅印發一千册；如黎錦暉編《留歐外史（第一輯上編）》，一九二八年首版發行，建國後一直没有再版，已很難找到。

綜上，“民國首版經典叢書”内容包羅萬象，涵蓋詩歌、小説、散文、紀實文學、史學研究、理學、文學研究等方方面面，所選皆出自名家、大家之手，或爲各學科奠基之作，或爲集大成之經典，或爲震動當時、影響深遠的傳誦之作，其中不乏流傳很少、極難覓尋的孤本，我們苦心孤詣，找尋到這些經典著作的初版本，原版影印，精裝制作，以饗讀者。

編　者

二零一四年二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我們的六月

一九二五年

血歌

——爲五卅慘劇作——

朱自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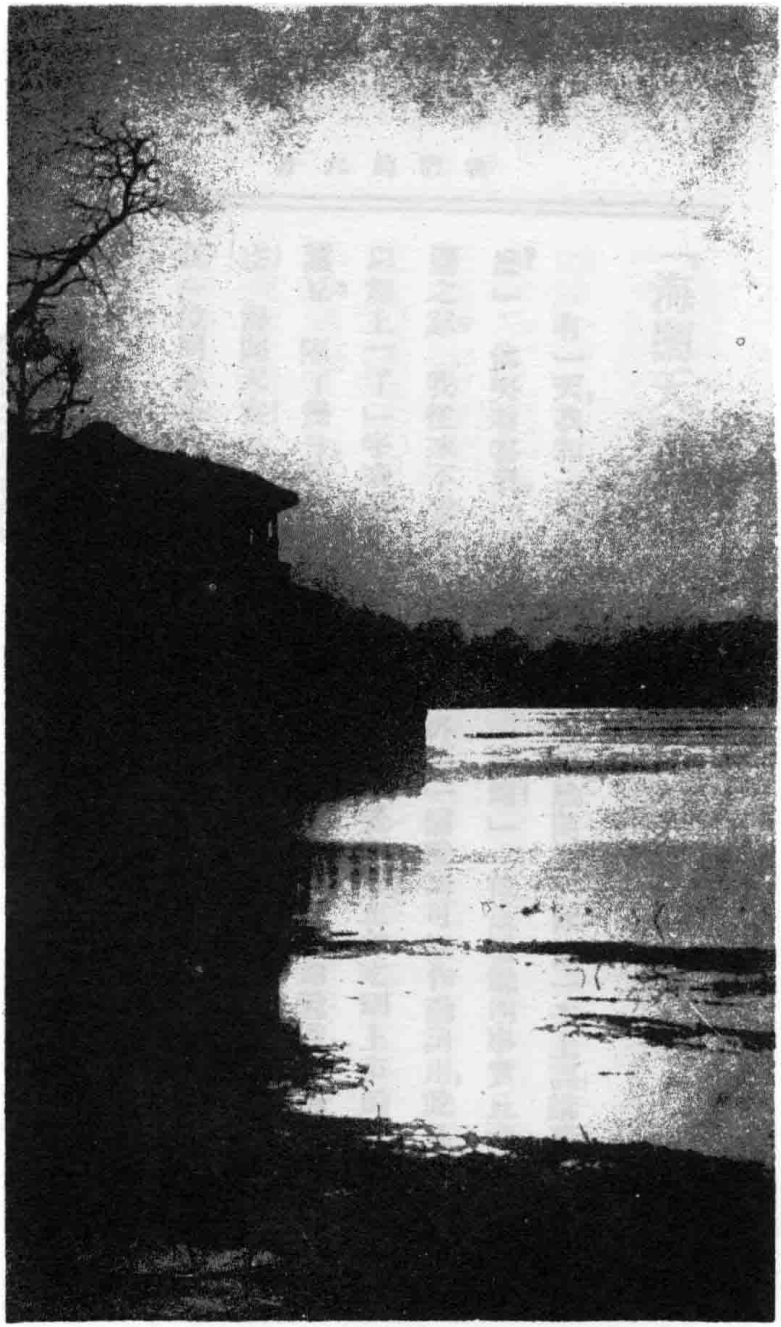
血是紅的！
血是紅的！
狂人在疾走，
太陽在發抖！
血是熱的！
血是熱的！
鎔鑪裏的鐵，
火山的崩裂！
血是長流的！
血是長流的！
長長的揚子江，
黃海的茫茫！
血的手！
血的手！
戟着指，
指着他我你！
血的眼！
血的眼！
團團火，
射着他你我！
血的口！

血的口！
申申罵，
唾着他我你！
中國人的血！
中國人的血！
都是兄弟們，

都是好兄弟們！
破了天靈蓋！
斷了肚腸子！
還是兄弟們，
還是好兄弟們！
我們的頭還在頸上！

我們的心還在腔裏！
我們的血呢？
我們的血呢？
「起喲！
起喲！」

六月十日。



北海子的落日

吳緝熙

我們的六月（一九二五年）目錄

綠蔭「封面畫」（子愷）
北海子的落日「攝影，珂羅版印」（吳緝熙）
「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自清）……一
文學的游離與其獨在（平伯）……五五
兩千年前玉門關外的一封情書（平伯）……六七
析愛（平伯）……六八
五絕兩首（堅銘）……八四
黃昏「漫畫，鋅版印」（子愷）
暮（葉聖陶）……八五

目錄

詩一首（白采）……九〇
不寐（頡剛）……九一
時新旦角戲（頡剛）……一〇二
『我來自東』（金溟若）……一〇三
秦淮感舊（木雁）……一三一
夢（若迦）……一三二
囈語（平伯）……一三七
相和歌（頡剛）……一四〇
一封信（劉延陵）……一四一
巡迴陳列館（劉延陵）……一五一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平伯）……一五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花瓣（馮三昧）……一六六
對于鬼切的意見（頡剛）……一七四
自己墓上的徘徊（采）……一七五
三等車窗內「漫畫，鋅版印」（子愷）
舊詩新話（大白）……一八五
絕句四首（佚名）……二一〇
憶跋（佩弦）……二一一
「山野掇拾」（佩弦）……二一七
芝田留夢記（援試）……二三〇
石門道中（木雁）……二四〇
芝田留夢行（援試）……二四一

目錄

南柯子（尹默）……二四三
西關塼塔塼歌（屈齋）……二四四
題家書後（木雁）……二四九
信二通（頡剛）……二五〇
我們的七月（一九二四年）目錄［附錄］……二五五
本刊啓事……二五八

「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

自清

有一天，我和一位新同事閒談。我偶然問道：「你第一次上課，講些什麼？」他笑着答我，「我古今中外了一點鐘！」他這樣說明事實，且示謙遜之意。我從來不曾想到「古今中外」一個兼詞可以作動詞用，並且可以加上「了」字表時間的過去；驟然聽了，很覺新鮮，正如吃剛上市的廣東蠶豆。隔了幾日，我用同樣的問題問另一位新同事。他却說道，「海闊天空！海闊天空！」我原曉得「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的聯語，——是在一位同學家的廳堂裏常常看見的——但這樣的用法，却又是第一次聽到！我眞高興，得着兩個新鮮的意思，讓我對於生活的方法，能觸類旁通的思索一回。

瀚闊天空與古今中外

黃遠生在東方雜誌上曾寫過一篇「國民之公毒，」說中國人思想籠統的弊病。他舉小說裏的例，文的必是琴棋書畫無所不曉，武的必是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我想他若舉野叟曝言裏的文素臣，九尾龜裏的章秋谷，當更適宜，因爲這兩個都是文武全才！好一個文武「全」才！這「全」字兒竟成了「國民之公毒！」我們自古就有那「博學無所成名」的「大成至聖先師，」又有「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傳統的教訓，還有那「談天雕龍」的鄒衍之流，所以流風餘韻，扇播至今；大家變本加厲，以爲凡是大好老必「上知天文，下識地理，」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便是這大好老的另一面。「籠統」固然是「全」，「鈎通」「調和」也正是「全」呀！「全」來「全」去，「全」得烏煙瘴氣，一塌糊塗！您瞧西洋人便聰明多了，他們悄悄地將「全知」「全能」送給上帝，決不想自居「全」名；所以處

處「算賬，」刀刀見血，一點兒不含糊！——他們不懂得那八面玲瓏的勁兒！

但是王爾德也說過一句話，貌似我們的公毒而實非；他要「吃盡地球花園裏的果子！」他要享樂，他要盡量地享樂！他什麼都不管！可是他是「人，」不像文素臣章秋谷輩是妖怪；他是獸子，不像鈎通中西者流是滑頭。總之，他是反傳統的。他的話雖不免誇大，但不如中國傳統思想之甚；因爲只說地而不說天。況且他只是「要」而不是「能，」和文素臣輩又是有別；「要」在人情之中，「能」便出人情之外了！「全知，」「全能，」或者眞只有上帝一個；但「全」的要求是誰都有權利的——有此要求，才成其爲「人生！」——還有易卜生「全或無」的「全，」那却是一把鋒利的鋼刀；因爲是另一方面的，不具論。

但王爾德的要求專屬於感覺的世界，我總以爲太單調了。人生如萬

花筒，因時地的殊異，變化不窮，我們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參加，才有眞趣可言；古人所謂「胸襟」「襟懷」「襟度」略近乎此。但「多方面」只是概括的要求；究竟能有若干方面，却因人的才力而異——我們只希望多多益善而已！這與傳統的「求全」不同，「便是暗中摸索，也可知道吧。」這種胸襟——用此二字所能有的最廣義——若要具體地形容，我想最好不過是採用我那兩位新同事所說的：「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我將這兩個兼詞用在積極的意義上，或者更對得起牠們些。——「古今中外」原是罵人的話，初見於新青年上，是錢玄同（？）先生造作的。後來周作人先生有一篇雜感，却用牠的積極的意義，大概是論知識上的寬容的；但這是兩三年前的事了，我於那篇文的內容已模糊了。

法朗士在他的「靈魂之探險」裏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